

冷战背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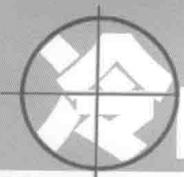
东欧国家曲折发展道路研究

——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例（1945—1956）

胡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冷战背景下

东欧国家曲折发展道路研究

——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例（1945—1956）

胡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背景下东欧国家曲折发展道路研究 / 胡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161-1668-5

I. ①冷… II. ①胡…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东欧
IV. ①D7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54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桐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特别资助

序

2004年初，我曾给胡舶的《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一书写过一篇序。最近，胡舶又要出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冷战背景下东欧国家曲折发展道路研究——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例（1945—1956）》，仍希望我写序。开始我比较犹豫，因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苏联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只是作为一个旁系予以注意，研究不深，而且退休在家以后，对当前学术界的前沿动向，尤其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状况了解不多，讲不出什么新鲜的看法和意见。胡舶的这一著作最好由刘邦义、阙思静、马细谱、金雁等对所论述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写序。

后来之所以应允了作者的要求，是因为：第一，我赞成胡舶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前面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胡舶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出版后受到研究苏联东欧史学者的注意。这些年，胡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担任繁重教学和培养研究生任务的同时，继续从事冷战时期大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研究与探索。他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果，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和思考，申报课题，出国考察，广泛收集资料，与同道者商榷讨论，以求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果。作者告诉我，这本书也只是阶段性成果，他还要继续研究下去。我支持他的做法。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课题，除了波兰、匈牙利外，其他一些国家也需要深入研究，而且，时间范围也应有一定的上溯和下延。从治学方法来说，抓住一个瞅准了的课题，连续不断地深入挖掘，取得丰硕成果，积累起一定的经验，再从此扩展开来，就可以触类旁通，在更广阔的领域耕耘。这不失为一条做学问的路子。第二，我自己感觉，这些年国内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似乎冷落了一些，比不上前些年那么关注。记得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东南欧那六七个在我国之前就走上列宁、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我国一起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形成阵

营，互相之间兄弟相称，友好合作，不仅党政领导人之间关系密切，互相访问、会谈、会议很多，而且科学文化界也交往频繁。我国向这些国家派留学生，国内有研究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以及历史文化的专家，不仅有研究和介绍这些国家的专门刊物，而且在一般报刊上有关东欧各国的报道、研究文章也比较多。即使在东欧剧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和报道并无明显降温。可是，相比之下，这些年却有了很大的落差。不说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来的几位专家退休后，后继者似乎就跟不上。在国内的报刊上，有关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和研究少多了。给人的感觉，好像那个地区同我们的距离变得遥远了。当然，这几年还是出版了一些很有水平、很有价值的论著。我只是说，应该一如既往或者更加重视这个地区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好些年前，我们这里就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放眼世界！”所谓“放眼世界”就是要关注整个世界，并不是只关心同我们国家关系亲近的或者利益相关的国家或地方。我们的国家已走向世界，这就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加速、加强和加深对整个世界的研究和认识。这不仅是国家的对外交往、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参与国际活动的需要，而且从人民群众的出外谋生、做生意、发展个人事业、到国外留学，甚至旅游、参观访问等方面来说，也非常需要。从这个观念出发，不能因为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我们分道扬镳，进行了彻底的转型，加入欧盟，甚至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就觉得彼此生疏，有了一层隔阂，不值得下功夫研究了。实际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道路、它们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那里发生巨变的原因，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而关于那些国家为什么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那些阶段和波折、转型后的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也需弄清楚，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教益。因此，借胡船新书的出版就此问题呐喊一声。

要加强冷战时期大国主要是苏联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研究，除了强调它的重要性，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具体困难和问题。首先，有关方面要给研究者提供适于研究这些问题的环境和条件。过去，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总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多，有不少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这也不能谈，那也不符合我们的政治立场，即使能够谈论的问题也要同宣传部门的口径保持一致。这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它们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大家在一个阵营，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而

现在，苏联早已解体，东欧国家已经转型，社会主义阵营亦不复存在，就是说，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历史上的存在。历史研究属于学术领域。不是有一条重要原则吗？要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此，对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就不能再套用已经过时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要让历史学家放开手脚去研究。还有，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资料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或者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论，甚至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应该说这是正常现象。对于学术领域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也不能用政治或行政手段进行评判，只能通过学术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大家都知道，这些被研究的对象国对本国的历史包括事件、人物都有了新的结论和评价，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变化，依然重复过去的分析和看法，这不仅会闹出国际笑话，而且真会变成政治问题。

第二，历史研究是追述和重塑过去发生的事，一切分析和论述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关于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由于过去官方的宣传和编写的历史书与客观存在相差太大，现在，历史学家几乎要对所有方面和问题都要重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去伪存真，揭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原始档案和第一手资料就绝对不可缺少。就胡舶研究的领域来说，美国档案容易看到，苏联的历史档案解密后，我们翻译、编辑出版了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其中收集了不少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档案。现在，人民出版社又在陆续出版更为详尽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但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在国内能看到的不多。听说沈志华教授已买回东欧国家的档案，这是一大贡献。不过，要把买回来的这些档案提供给大家使用，还得有一个过程，要组织力量整理、考订、翻译出版。这工程要花费很多人力和财力。我希望包括胡舶在内的有志于本问题研究的学者尽量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一方面促使这些档案尽快能同研究者见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整理和编辑这些档案的过程中，捷足先登，及早看到档案的本身。根据我自己这些年的体会，阅读和研究档案很费劲，必须下大功夫，才能从中挖掘出有用的资料。而且光靠档案还写不出有分量的论著，还要收集和阅读对象国学者的研究论著。争取到对象国去实地考察，收集现实材料，增加感性认识，同样是重要的。

第三，历史在发展，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进步。研究苏联及其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历史，必须破除“十月革命开辟了人

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的康庄大道”、“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以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路线是唯一正确的等等已经被历史证明并不正确的观念。人类历史的发展参差不齐、千姿百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和匈牙利国家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仍然是争取和维护国家的独立。这两个国家都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社会主义既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人民做出的选择，那里的社会主义是苏联利用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通过自己选择的代理人——亲苏政权强加给他们。因此，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摆脱以往为无产阶级革命、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为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为苏联辩护的思想方法，要客观地研究苏联及其他大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实质，深入考察这些国家的实际：像国家的历史、社会生产状况、居民的构成、人民的愿望及其文化心理、各个政党的政治主张以及大国的争夺和控制对这些国家的发展造成的结果，等等。我研究过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亲苏政权的过程，在开始阶段，人民当中的大多并不认同共产党的主张，在全民选举中共产党得票很低。后来在苏联的强势支持下，用不正当的手段排除了民主党派，建立了一党专政。在这些国家中，人民群众的反抗因而一直未断，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其中最重大、最震撼世界的反抗行动。这充分说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接受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即使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一直存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领导人。所以，在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史时，绝对不能用陈旧过时的观点和概念，一定要深入到细节中，挖掘曾经被否定、被湮没了的历史事实。总之，历史是一个多面体，只有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接近真相的结论。

柳植

2012年10月

目 录

序	柳植 (1)
第一章 战后波兰“苏联化”的开始	
——波兰工人党、社会党、农民党的斗争与兼并	(1)
一 战后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波兰	(1)
二 联合政府内部各党派的政治倾向及力量对比	(4)
三 波兰工人党联合波兰社会党对付波兰农民党	(13)
四 1946—1947 年的两次选举与波兰农民党的失败	(17)
五 1948 年波兰工人党对波兰社会党的兼并	(20)
六 波兰工人党软硬兼施与波兰社会党屈从的原因	(33)
第二章 战后匈牙利“苏联化”的开始	
——匈牙利政局发展及一党制的形成	(50)
一 1945 年大选前的匈牙利与苏美英	(50)
二 1945 年匈牙利大选与小农党的获胜	(57)
三 内务部之争和苏联控制匈牙利经济	(67)
四 1946 年左翼联盟与小农党的斗争	(72)
五 1947 年五月政变后小农党的垮台	(80)
六 1948 年匈牙利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兼并	(91)
第三章 苏南冲突后美国对东欧政策的变化	
一 二战中后期美苏对东欧的渗透和争夺	(97)
二 战后初期美苏在东欧的继续较量和争夺	(99)
三 从 NSC 58/2 号文件到 NSC 68/2 号文件	(101)
四 实施“突变”(激变)战略的主要手段	(106)
五 NSC174 号文件与“渐变”(演变)战略	(110)
六 从 NSC5505/1 号文件到 NSC5608/1 号文件	(116)
第四章 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及匈牙利的	

“新方针”改革	(120)
一 1953 年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	(120)
二 苏联推动下东欧国家局部的经济改革	(124)
三 苏联强压下匈牙利被动的改革尝试	(127)
四 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与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	(132)
第五章 苏联与 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	(137)
一 决定干涉，不速而至	(137)
二 明争暗斗，知难而退	(141)
三 欲阻不能，欲罢不休	(144)
四 矛盾心态，视线转移	(147)
第六章 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与政策	(149)
一 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和对策	(149)
二 美国“不干涉”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159)
三 “不干涉”政策的具体实践	(165)
四 “和平演变”政策的最终确立	(168)
第七章 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政治干预”	(170)
一 苏共中央对局势的判断与安德罗波夫的努力	(170)
二 米高扬匈牙利之行与七月全会人事变动	(172)
三 七月全会后苏联对局势的担心与警告	(175)
四 军事干涉后的再次人事调整	(177)
五 缓兵之计后的另起炉灶	(180)
六 对“政治干预”的再认识	(183)
第八章 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涉”	(186)
一 对匈军事干涉与对波武力干涉未遂相关联	(186)
二 格罗广播讲话和援助请求为苏干涉提供了口实	(190)
三 仓促出兵使危机变成反苏控制的民族对抗	(193)
四 苏在干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且摇摆不定	(195)
五 深陷干涉泥潭的苏军令赫鲁晓夫进退两难	(198)
六 “检讨”苏东关系的 30 日《宣言》实为缓兵之计	(201)
七 所谓“两次出兵”实乃一次出兵的两个阶段	(203)
八 对“军事干涉”的再思考	(206)
第九章 苏伊士危机与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	(209)

一	10月31日晚苏共决策的突然转变	(209)
二	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的诸多因素	(211)
三	影响苏联决策转变的决定性促进因素	(214)
四	枪炮声中纳吉与卡达尔政权的交替	(215)
第十章 匈牙利的“中立”进程及其悲剧结局		(218)
一	匈牙利寻求“中立”的内部历史因素	(218)
二	匈牙利寻求“中立”的外部环境因素	(237)
三	1956年匈牙利宣布“中立”的进程	(247)
四	西方大国及联合国对匈牙利“中立”的反应	(252)
五	对“中立”的结局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272)
结语 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与特殊性		(277)
后记		(295)

第一章

战后波兰“苏联化”的开始 ——波兰工人党、社会党、农民党的斗争与兼并

由于波兰在欧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战略地位，因此自近代以来波兰就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外部环境一直制约着波兰历史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处于苏联的军事控制之下。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苏联加紧对东欧的控制，并从1948年起逐步将中东欧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纳入苏联模式的轨道，拉入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完全“苏联化”的道路，开始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对峙与对抗。

一 战后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波兰

二战后期，美英和苏联协调了它们的立场，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建立了雅尔塔体制。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战后一系列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因此，双方的盟国关系暂时继续保持，在东欧维持着相互合作的局面。

斯大林在1945年4月13日^①和6月11日^②两次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电报以及5月11日^③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中均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即希望苏联与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合作政策和友好关系在战后能够得到加强和发展。苏联的意图自然是希望通过与美英的合作来巩固它在雅尔塔体制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以及未来对于东欧的控制，维护国家安全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编：《1941年—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15—216页。

^② 同上书，第245—246页。

^③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编：《1941年—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57页。

营，互相之间兄弟相称，友好合作，不仅党政领导人之间关系密切，互相访问、会谈、会议很多，而且科学文化界也交往频繁。我国向这些国家派留学生，国内有研究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以及历史文化的专家，不仅有研究和介绍这些国家的专门刊物，而且在一般报刊上有关东欧各国的报道、研究文章也比较多。即使在东欧剧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和报道并无明显降温。可是，相比之下，这些年却有了很大的落差。不说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来的几位专家退休后，后继者似乎就跟不上。在国内的报刊上，有关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和研究少多了。给人的感觉，好像那个地区同我们的距离变得遥远了。当然，这几年还是出版了一些很有水平、很有价值的论著。我只是说，应该一如既往或者更加重视这个地区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好些年前，我们这里就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放眼世界！”所谓“放眼世界”就是要关注整个世界，并不是只关心同我们国家关系亲近的或者利益相关的国家或地方。我们的国家已走向世界，这就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加速、加强和加深对整个世界的研究和认识。这不仅是国家的对外交往、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参与国际活动的需要，而且从人民群众的出外谋生、做生意、发展个人事业、到国外留学，甚至旅游、参观访问等方面来说，也非常需要。从这个观念出发，不能因为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我们分道扬镳，进行了彻底的转型，加入欧盟，甚至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就觉得彼此生疏，有了一层隔阂，不值得下功夫研究了。实际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道路、它们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那里发生巨变的原因，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而关于那些国家为什么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那些阶段和波折、转型后的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也需弄清楚，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教益。因此，借胡舶新书的出版就此问题呐喊一声。

要加强冷战时期大国主要是苏联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研究，除了强调它的重要性，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具体困难和问题。首先，有关方面要给研究者提供适于研究这些问题的环境和条件。过去，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总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多，有不少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这也不能谈，那也不符合我们的政治立场，即使能够谈论的问题也要同宣传部门的口径保持一致。这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它们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大家在一个阵营，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而

12月31日成立的卢布林政府^①，该政府以波兰工人党和左派社会党人等民主力量为政治基础，其中波兰工人党居于领导地位。这个政府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已获苏联的承认。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反复强调，波兰问题对苏联来说，不仅仅是荣誉问题，而且是安全问题，是苏联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②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苏联认为在波兰“只有一个真正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才能保证同苏联持久的友好结盟”^③。

所以，苏联坚决要求卢布林政府能获得美英的承认，保证波兰工人党将来能够掌握政权，以期望在波兰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而美英出于波兰战后能纳入西方国家的体系并保持它们在波兰的影响的考虑，希望波兰流亡政府能够重返波兰掌握政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承认波兰的卢布林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只代表少数的波兰人，美国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所有党派的代表都能参加的民族团结政府，^④丘吉尔同意罗斯福的建议，这些政党包括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族党和民主党等。而英美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让斯·米柯瓦伊契克领导的农民党成为波兰的执政党，所以美英坚持要求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吸收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参加。但由于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事实上正在波兰行使着政府职能，美英最后作了妥协，于是双方达成了一致的决议，即它们希望“波兰建成为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⑤。对于“现在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即卢布林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波兰国内外的民主人士参加。这个新政府应称作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⑥。这其中就包括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

^① 1944年7月21日，在波兰卢布林省的边境小城镇赫尔姆建立了波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政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1日起，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卢布林。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在1945年1月华沙解放之前，卢布林成了波兰的临时首都，所以有时也常称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的波兰人民政权为卢布林政府。

^②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斯大林和丘吉尔》，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70页。

^③ [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④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斯大林和丘吉尔》，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68页。

^⑤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7页。

^⑥ 同上书，第248页。

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英苏三国外长据雅尔塔决议，与包括两党在内的波兰国内外民主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磋商，最终于6月21日在莫斯科就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达成了协议，即以卢布林政府为基础，同时吸收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和国内的政治代表参加新政府。6月底，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战后，波兰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重建，而政府的组成乃当务之急。从国际形势来看，根据雅尔塔决议和莫斯科协议，波兰只可能建立一个多党联合的民主政府，这是美英和苏联的立场妥协的结果。这也是各个政党参加联合政府以及互相保持合作的依据和保障，无视或有悖于此而组成的波兰政府必然不会得到双方的承认，那么波兰的领土安全和主权自然无法获得保证，也不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对波兰问题的调整解决。

在大国夹缝之间寻求生存的波兰，任何一个政党战后政治趋向的抉择不可能不受当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美英和苏联的意见的影响。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要想在战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首先必须参加政府和政权的建设，明智之举就是顺应大国之间已经达成的决议，选择互相合作。其次，美英和苏联协调了它们的主张，在波兰也像在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建立了一个有不同主张的政治力量参加的多党联合政府，这就给中间力量——波兰社会党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环境。相反，假使当时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就陷于瓦解，那么波兰社会党也许会另有考虑。冷战全面展开之后，美英和苏联分裂成敌对的阵营，波兰社会党被迫同波兰工人党的合并就是证明。

二 联合政府内部各党派的政治倾向及力量对比

战后初期，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建立了多党联合政府，波兰工人党和其他政党，尤其是波兰农民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和选举争夺十分激烈。联合政府因此而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即以波兰工人党为领导，有波兰社会党和其他民主政党支持的民主同盟，还有以波兰农民党为首的反对派集团。

起初，波兰工人党并没有确立它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在联合政府中也不占绝对的多数，所以波兰工人党积极争取联合波兰社会党。由于波兰

社会党的政治主张同波兰工人党的主张有许多相近之处，于是波兰社会党也较多地站在了波兰工人党一边，与波兰工人党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去对付波兰农民党。

（一）各党派的政治倾向

根据美英苏三大国雅尔塔决议和莫斯科协议的精神，战后在波兰建立了民族统一临时政府，该政府实际是一个由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①和民主党组成的多党联合政府，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政府，将来要通过“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②来决定其最终的去向。这四个政党当中，真正具有政治实力的是前三者，民主党的力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这三个政党代表着四种政治趋向，或者说是波兰国家未来即将面临的4种选择前途。斯·米柯瓦伊契克代表的波兰农民党“希望在英美的帮助下重建战前的大地主资产阶级制度”；^③波兰社会党，希望建立介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中间的社会制度；波兰工人党内部又有两种主张，那些战时在国内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人（国内派）拥护人民民主制度，而那些战后从苏联返回国内的共产党人（莫斯科派）^④则主张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然而，在波兰仿照苏联模式之前，波兰工人党内部的这种路线分歧，尽管掀起了争论，但国内派的主张，即走人民民主道路的观点总体上在党内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波兰社会党的“第三条道路”和波兰工人党的人民民主道路有相近之处，那么四种政治趋向从基本的倾向来区分，实际上只剩下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波兰农民党坚持的资本主义制度

^① 1945年6月28日，建立了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在21名政府成员中，农民党占了6名，其中包括斯·米柯瓦伊契克集团的4名成员。1945年8月，斯·米柯瓦伊契克建立了波兰农民党，成为民主联合政府内部合法的反对党。

^②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8页。

^③ 王瑜：《东欧共产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④ 国内派，又称民族派，通常指波兰工人党内部，战争期间在国内坚持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那些共产党人，以波兰工人的总书记瓦·哥穆尔卡等为主要的代表人物；莫斯科派又称国外派，通常指波兰工人党内部，那些战时旅居于苏联，战争后期，随苏联红军逐渐返回波兰的那些共产党人，以波兰工人的主要领导人鲍·贝鲁特和雅·贝尔曼等为主要的代表人物。

两种主张了。联合政府内部以这两种目标为取向，逐渐形成了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为主要政治力量的民主同盟和以波兰农民党为首的反对党集团，而未来的政权斗争实质上就是在这两大对立的营垒之间展开的。究竟哪一种主张和哪一派政治力量最终将取得胜利，那就要由即将举行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来决定，也就是说选举的结果，将决定联合政府内部两种政治力量和波兰国家的前途。

因此，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两大派别都非常重视未来的选举，尽力采取措施削弱对方以壮大自己，因为选举将决定它们的命运。于是，联合政府内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农民党之间的权力和选举争夺十分激烈。而波兰农民党政治力量的迅速发展无疑对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等民主力量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

（二）波兰工人党的政治力量

建党伊始，波兰工人党就把它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发展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两方面。在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竭诚努力下，党员队伍从建党初期的 4000 人^①发展到了 1945 年 7 月的 188904 人^②，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国总人口和居民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较小，主要集中于工人阶级当中，党在农村的力量还非常薄弱，^③党的省级和基层组织分布还不够广泛，党员的思想和信念依然动摇不定，波兰工人党的社会政治基础并不牢靠，急需加强和巩固。这些问题波兰工人党的总书记瓦·哥穆尔卡都承认，我们党在国内还没有“拥有人民中的大多数。我们党有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工人阶级在人口中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国，……我们在农村还

^① 刘邦义、刘洁：《二战中的波兰》，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5 页。

^② J. Coutouvidis & J. Reynolds, *Poland 1939 – 1947*, England: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81.

^③ 解放之初，波兰有 2400 万人口 (Krystyna Kerst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 1943 – 1948*, U. S.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63)，而波兰工人党仅十几万人的党员，在全国总人口当中，农民占 60%—65%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9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7 页)。1921 年工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7.5% (《波兰通史》，第 362 页)，1931 年工人占 28.6% (伊利尼奇：《波兰经济地理》，吉林大学历史系翻译组，1977 年，第 37 页)，由于战争期间的破坏，以此来估计，解放后，工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多于甚至会少于 1931 年的比例。解放初期，在波兰工人党的党员中，工人占 61%，农民占 28.1% (《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6 页)。